

V773.96

# 敖汉文史资料选辑

## 第一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敖汉旗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印

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

# 敖汉文史资料选辑

## (第一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敖汉旗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

印刷：内蒙古敖汉旗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3万

1984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4000册

\*

## 编 者 的 话

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五周年之际，我们将《敖汉文史资料选辑》（第一集）奉献给广大读者。今后将陆续编印出版。

出《选辑》的目的在于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教育人民，惠及子孙，服务于“两个文明”建设。《选辑》主要收入“戊戌变法”（1898年）以来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各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史料。这些史料系撰写人亲历、亲见、亲闻的事件，或据资料经调查整理成章的，具有一定的价值。可供历史工作者和方志编纂者参考，是我旗各个学校重要的“乡土教材”。我们期望《选辑》能在爱国主义教育中，起到它应起的作用。

敖汉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为叫敖汉人了解敖汉，我们特邀旗文管所邵国田同志、旗文化馆齐成玉同志分别编写了《敖汉文物简介》和《敖汉由来》二篇短文，也同时刊印，以飨读者。

出版《选辑》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但限于时力，错误疏漏在所难免，热望指正。

《选辑》成书过程得到旗党政和有关部门支持、赞助，借出版之际，深表谢忱！

# 目 录

|                       |                        |
|-----------------------|------------------------|
| 蒙古骑兵 (之一) .....       | 鲍枫珊 (1)                |
| 蒙古骑兵 (之二) .....       | 李海涛 (23)               |
| 贝子府德王和三喇嘛<br>.....    | 赵国贤忆述 张乃夫整理 (50)       |
| 四家子兵工厂是怎样被炸的<br>..... | 张俊整理 (61)              |
| 敖汉旗解放前的教育概况 .....     | 张振祥 (68)               |
| 王三老虎世家<br>.....       | 张永春、杨永财等忆述 张乃夫整理 (105) |
| 敖汉由来 .....            | 齐成玉 (140)              |
| 天主教敖汉教堂概况 .....       | 张俊整理 (152)             |
| 好德格沁简介 .....          | 苏日图 (166)              |
| · 考古介绍 ·              |                        |
| 敖汉古代文化简介 .....        | 邵国田 (170)              |
| · 革命回忆录 ·             |                        |
| 抗日干部忆征程 .....         | 孙良玉忆述 周士修整理 (175)      |
| · 补 白 ·               |                        |
| 玉 瀑 .....             | 清·爱新觉罗·弘历 (60)         |
| 敖 汉 荷 花 .....         | (159)                  |
| 观敖汉瀑布水 .....          | 清·爱新觉罗·弘历 (181)        |
| · 转 载 ·               |                        |
| 十九世纪中叶的白凌阿起义 .....    | 肖 黎 (182)              |

# 蒙古骑兵（之一）

——为解放而战的一支少数民族部队

鲍 枫 珊

## 光 辉 的 历 程

“蒙古骑兵”是我党于一九四五年秋，由蒙古族上层爱国民主人士李华亭组织的新惠地区自卫队改编而建立的。改编后为八路军冀察热辽军区热东分区第二十五旅一〇三团骑兵第二营。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改为新惠县支队骑兵第二连；一九四六年三月改编为“蒙民大队”；一九四六年十月扩编为内蒙古军区卓索图盟蒙民骑兵第六支队；一九四七年三月改编为热辽军分区蒙民骑兵第六团；一九四八年五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热河省军区蒙民骑兵第三十一团；一九五一年四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直属炮兵一团；一九五一年十月赴朝参战，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第二一〇团；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从朝鲜回国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要塞师。直到现在仍然驻防大连，守卫着祖国的东北大门。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会同友邻部队，依靠蒙汉族广大群众的支持，歼灭了老哈河两岸十几股土匪三百余人，肃清了翁牛特、敖汉地区的日伪残余势力。

在解放赤峰、建平、朝阳、北票、义县、海州（阜新）等战役中同国民党九十三军二十一师及北、阜、义一带的热北队、还乡团、大耳朵队、土匪等反革命武装浴血奋战，三战三捷，受到冀察热辽二十一军分区的嘉奖。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怕流血牺牲，英勇作战，大量地消灭

了美军的有生力量，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通报表扬。部队先后涌现出十一个功臣单位，一百二十三名战斗英雄。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四军授予该团一营“英勇顽强、及时准确”的荣誉称号。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炮兵团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班师回国。一九五四年二月，由团政委赵居谦同志率一个营建制的干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为越南军队训练大批炮手，并直接参加了奠边府战役，大显了神威。

蒙古骑兵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的。部队建立后，党组织先后派热东军分区二十五旅一〇三团团长沙国华、政委周文乃、二营教导员赵奎文、指导员关希顺、政委赵居谦、齐金炳、向枫、参谋长唐有信、政治处主任何贻清等十余名汉族干部到部队做政治工作。

蒙古骑兵在革命战争的岁月中，蒙、汉、回各族干部、战士互敬互爱、团结战斗，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但是，在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全盘否定蒙古骑兵的光辉历史，诬蔑蒙古骑兵是“土匪”、是反动的“一师三团”、是“乌兰夫反党叛国武装暴乱集团”，攻击蒙古骑兵的领导干部是“乌兰夫死党分子”、“土匪头子”等等。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大肆迫害原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把很多同志致死、致伤、致残，并且株连家属、亲朋、故友，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损伤了蒙族同其他民族在战斗中结成的兄弟情谊。

党中央一举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对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中共放汉旗委在关于“蒙民六支队”平反结论中指出：“这支部队经过战争考验和锻炼，战斗作风是比较好的，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立过战功。是我党我军亲自培育起来的一支革命队伍”。又指出：“参加过这支队伍的同志在战斗中英勇顽强，转战南北，并参加抗美援朝的战斗，是光荣的革命军

人。”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了。“蒙古骑兵”的名字将永远载入我军史册，她的光辉业绩将永远被人们赞颂。

## 一、蒙古骑兵在斗争中诞生

一九四五年的一天，正当农牧民在山上打羊草时，忽然看到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垂头丧气地骑着大洋马匆匆忙忙地向县城跑去，惶惶如丧家之犬；那些平日狗仗人势的伪官公吏，骑着自行车东奔西逃，一个个象热锅上的蚂蚁。人们都估摸出一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一两天后，去新惠、下洼赶集的人来说：“事变了，日本鬼子完蛋了。”后来，人们终于闹清楚了，苏联红军对日宣战，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人们说的“事变”，就是指的“八·一五”光复。这消息正式传开以后，饱受日寇蹂躏的人们兴高彩烈地说：“五洋闹中华，一洋也回不了家。往后再不受洋鬼子欺侮了。”人们在庆幸日本鬼子完蛋的同时，也自然地谈论着中国的前途、命运。今后谁来执掌天下呢？有的说是国民党的南军，有的断定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事变了，农民以为没人来逼出荷粮、缴大烟干、收捐税；也没人来抓劳工、扩兵，该过安居乐业的太平日子了！然而，事变不到半个月，散汉地区的“江东”、“压五洋”、“老三点”、“老来好”等老牌土匪沉渣泛起，纷纷拉起杆子。官家地霍子瑜，牛古吐宋云祥，小河沿吴老广等一些土豪劣绅，组织起地主武装，到处绑票、抢钱、要大烟土、砸杠子、砸明火，整个城乡乱哄哄的，没有一块安定的绿洲。“事变”仅十几天，“江东”、“压五洋”、“野狼”等十几帮土匪先后闯入下洼街，抢了粮库、商号、兴农合作社和鸦片组合（专门收缴鸦片）。闹得富商大贾、平民百姓不得安宁，使下洼变成了土匪的据点。

新惠镇似乎比别的地方好一些，因为事变以后，当地的伪官

吏和商户们组织起维持会。加上李华亭组织的自卫队开到新惠附近驻防，对稳定新惠地区的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李华亭是个开明绅士，他组织的自卫队，原是日伪时期哈拉道口地方武装自卫中队，中队长就是散汉旗妇孺皆知的赵振德。这个中队（相当于连级）辖两个小队（相当于排级）。第一小队长是代宝山，第二小队长是王占元，队员都是蒙族青壮年。日本投降后，自卫队何去何从？从队长到大头兵都拿不定章程。有的主张散伙，自讨方便；有的主张投南军（国民党）；有的主张投八路军；还有的主张拉杆子当土匪。众说纷纭，一时统一不起来。因为中队长赵振德原来是李华亭的部下，于是就拉着队伍到老府找李华亭给拿章程。李华亭对国内外形势知道的多一些。他在接见赵振德等人时开导说：“国民党卖国求荣，已经众叛亲离，投南军没前途，当土匪骚扰四乡，一时快乐，终不是长久之计；只有投八路军才有出路。八路军有毛主席、朱总司令指挥，苏联红军支持、全国人民拥护，将来定能成大气候。”赵振德等人听了，觉得李华亭分析的很有道理，都同意投靠八路军。可是，八路军在哪儿呢？什么时候才收编自卫队呢？李华亭说：“先把队伍拉到新惠去，一方面维持新惠地方治安，一方面等待八路军的改编。”就这样，这支地方武装选择了一条正确的出路，由李华亭带领来到新惠，驻扎在乃林皋、公爷府一带，并交给伪满旗长、当时新惠地区的维持会长西勒都仍指挥。李华亭则和王福祥等六、七个人扮成商人，去赤峰找八路军，结果没有找到。后来，他们听说在赤峰维持会的王逸伦是八路军的联络官，就在一个客栈里找到了他，介绍了自卫队的情况和投靠八路军的打算。王逸伦对李华亭主动投靠八路军的行动表示赞赏，并且向他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和共产党的主张。指示他要尽快返回新惠，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进一步扩大队伍，等待八路军改编。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八路军冀察热辽军区热东军分区二十

五旅一〇三团由建平开进新惠，接管了当地的维持会，召开了有各方面人士参加的会议。一〇三团团长孙国华、政治委员周文乃、政治教导员赵奎文在会上讲了我党我军的政策，民主建政、民主建军的原则，成立了建联会。后又建立新惠县人民政府，抗日干部陈自强任县长。按着蒙汉分治的原则，又成立了敖汉旗蒙古族联合政府，西勒都仍任旗长。

不久，孙团长接见了李华亭，李华亭汇报了去赤峰的经过和自卫队的组织情况。孙团长赞扬李华亭为扩大人民军队立了功。当即表态把自卫队编入一〇三团，为营建制。并向李华亭进一步讲了我党的民族政策、建军原则和在敖汉的扩军打算。李华亭很受启发，庆幸自己把自卫队引向光明。

第二天，孙团长组织召开了自卫队干部会议，赵振德、代宝山、王占元等自卫队干部参加了会议。孙团长、周文乃政委向大家详细地讲了自卫队改编的有关问题。九月十五日，孙国华等领导人，在李华亭的陪同下，来到公爷府的一个场园里，接见了全体自卫队员。值星队长王占元喊：“条斯刻！”（“条斯刻”为日语“立正”之意）站在孙团长身边的李华亭急忙纠正说，“王队长，你怎么还喊日本口令？”没等王占元纠正，孙团长便和蔼地插话说：“没关系，喊习惯了，慢慢改嘛。”孙团长在大会上向自卫队员们说：“同志们，你们从今天起就是八路军了，是人民的军队了……。”队员们虽然不懂“同志”这个字眼，但却感到十分亲切。孙团长向大家详细地讲述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党的民族政策以及八路军的宗旨和纪律。周文乃政委宣布改编建制和任职名单。自卫队改编为一〇三团蒙民骑兵第二营。任命李华亭为营长，赵奎文任教导员，赵振德为四连连长，代宝山为一排排长，王占元为二排排长。从此，这支为各种势力驱使的地方武装，成了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蒙古骑兵”正式诞生了！它以崭新的风貌踏上了革命斗争的道路。

蒙古骑兵改编不久，李华亭写信叫来任儿李海涛帮办军务。李海涛是伪满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有一定的军事素养和工作才能。孙团长亲自接见了，并任命李海涛为二营营长，李华亭改任敖汉旗蒙古族联合政府副旗长。后任旗长。一九四八年，新惠县、新东县和敖汉旗合并后，李华亭任敖汉旗人民政府委员，热河省人民代表。一九五四年病逝于敖汉旗敖润苏漠苏木僧格艾里。

## 二、蒙古骑兵首建战功

“八一五”光复以后，地方秩序一时还稳定不下来，为患最大的是土匪的骚扰。九月下旬，以“元”字为首的四十余名土匪流窜到喇嘛蒿、蒙古营子、捣格郎一带抢劫、绑票。团部接到情报后，命令蒙古骑兵二营出击。二营立即进发。这伙土匪闻讯向建平方面逃窜，部队扑了空，便留在捣格郎游动。第三天下午这伙土匪又窜到贝子府大仗子一带山区骚扰。二营得知情报后马上出击。捣格郎离大仗子八十多里地，天黑才能赶到。根据第一次剿匪的教训，队伍在路上不紧不慢地向大仗子进发。李海涛营长找了几个熟悉情况的战士，在马上了解大仗子的地形。情况清楚后，李营长调三排到贝子府大庙西沟的制高点堵截，断定在沟西头开火，敌人必然会抢占此山掩护退却。一、二排从西侧直插西头。担任主攻的骑兵部队赶到后坡时，天已黑下来。李营长部署后，兵分两路进击，一排长代宝山带着部队先冲到大仗子村的西头，被匪哨发现接上了火。二排迂回到正面进攻，当时土匪们正在吃饭，有的拿着块骨头还没啃到嘴里，就打起来了。仗越打越激烈，土匪是被动迎战，我们是主动出击，土匪一触既溃，急急忙忙地向东南山上逃窜，企图占领制高点，以掩护众匪向大庙方向逃跑。当土匪爬到离山顶只有二百多米远的时候，三排的排子枪响了起来，打的土匪连滚带爬，死伤惨重。山上山下一齐打，分进合击，使土匪陷入重围，战斗很快结束了，除匪首“元”字

和几个亲信漏网外，其余全被歼灭。大仗子剿匪初战胜利，不仅给那些惯垂当头一棒，而且也大大地鼓舞了骑兵的士气。

### 三、严峻的考验

一九四五年十月，一〇三团为了更好地改造骑兵二营，决定调骑兵二营到叶柏寿换装和整训。当时一、二、三连的一些战士已请假回家。四连连长赵振德也请病假回沙坑子去了，由排长王占元代理副连长执行任务。虽然人员未齐，团部仍决定现有人员先走，等回家人员集齐后再赶到。一天下午，部队由营长李海涛、政治教导员赵奎文带领从新惠出发。在路上，有人对去叶柏寿换装和整训就有些怀疑，一是怕挨整，下枪马；二是不愿离开家乡到汉族地方去；有些人是改编后参军的，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目的还不明确；个别人认为当八路军艰苦，捞不到油水。叛徒鲍显廷、吴凤祥、西日巴等人乘机煽动。鲍显廷叫嚣说：“什么换装，分明去挨整。给八路军当兵，有什么油水，跟我去干吧，我不会亏待弟兄们的！”代宝山把这些议论向营部做了汇报。营长李海涛指示说：“宿营时要注意防范！”部队到了新地宿营，刚安排好，鲍显廷、吴凤祥等人就策动三十多人逼代宝山、王占元跟着走。代宝山、王占元一看动硬的不行，就好言相劝：“我们不能往邪路上走，不然会后悔的。”吴凤祥说：“好吧，你们不走，我们走，你们当你们八路军的官吧！”鲍显廷看看代宝山、王占元不动摇，就带上三十多个人叛离了部队。

鲍显廷等人哗变后，代宝山、王占元同志及时地向营部做了汇报，营首长分析，这些人多是怕苦，觉悟不高，追，肯定不会回来，弄的不好，还会发生武装冲突。所以团部首长及时指示部队返回新惠驻防，并把其余三个连也集中在新惠。责成赵振德、代宝山、王占元分头到王子庙、羊羔庙、海力王府、老府一带去动员出走的战士归队。那些受了裹胁而哗变的战士明白真象后，

大部分返回了部队。这次事件使骑兵二营经受了考验。后来李海涛同志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深有感触地说：“当时只剩下二十一个战士，他们宣誓，谁走我们也不走，走的会后悔的，我们永远跟着李营长当八路军。人数虽然少了，但是队伍更纯洁，更坚定了。这些人后来成了‘蒙古骑兵’的骨干力量”。

鲍显廷等人叛离部队后就当了土匪，鲍显廷的匪号叫“老二哥”，吴凤祥的匪号叫“老来好”，西日巴匪号叫“九龙”。他们为害四邻，自以为得意，但终逃不脱人民的审判，五一年镇反时，吴凤祥，西日巴在红山被镇压。

#### 四、铲除平房土围子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当我军撤出大城市，由南向赤峰、林西方向作战略转移时，双庙平房的地主武装，扣留了我新惠县支队黄连长等二十余人，并阻击我主力部队北进，成为我军北进的一个障碍。一〇三团命令骑兵二营配合主力一个步兵营拔掉这个钉子，把黄连长救出来。李海涛营长接到团部命令后，立即带着部队向平房进发，赶到平房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蒙古骑兵和步兵营兵分两路，立即包围了平房这个土围子。平房屯是于家大户，高院墙，四角有四个炮台。二营担任主攻，李营长带着赵柏祥、邓天苍冲进土围子的前沿阵地，发起了总攻。经过两个小时激战，把土围子打开了，救出了黄连长和二十余名战士。这一仗给了反动地主武装一个沉重的打击，给部队北进扫除了障碍。

二营铲除平房土围子，返回新惠驻地后，根据蒙古骑兵人员减少的情况，将几个连余下的人员合并，改编为新惠县支队蒙古骑兵二连，李海涛同志任新惠县支队参谋长。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李海涛参谋长，马子元政委配合乌兰同志、李华亭副旗长带领工作队，一起深入到海力王府（乌兰召）、王字庙（木头营子）、梧桐好来（长胜）等地剿匪、扩兵，发动群众控诉

蒙、汉奸的罪行,开展减租减息、生产救灾、建立基层政权等工作。由于部队的保护,各项工作开展都很顺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 五、扩编后的蒙古大队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县支队和敖汉旗蒙民联合政府研究决定,把蒙民骑兵连扩编为敖汉旗蒙民大队,作为少数民族地方部队,归属敖汉旗蒙民联合政府领导,由新惠县支队统一指挥。大队长由县支队参谋长李海涛同志兼任,党委派抗日干部关希顺同志(汉族)担任政治指导员,任命赵振德为副大队长。蒙民大队按三三建制,设三个排,九个班。代宝山为一排长,白俊生为二排长,丁福泉为三排长,高连元为司务长,王占元调旗政府工作。县支队为了加强蒙民大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于六月十七日,又派老红军赵居谦同志担任蒙民大队的政治特派员。一九四六年七月,蒙民大队在玉田皋成立了临时党支部,赵居谦任支部书记,关希顺任支部副书记,并吸收了李海涛、代宝山等一批新党员。扩编后,部队从新惠移至双庙的平顶庙村驻防,换防的原因是部队在新惠过分集中,不便于灵活作战,而平顶庙距土匪经常出没的老哈河以北的沙漠地区较近,一旦发现敌情,可以迅速出击,更好地保护少数民族聚集的北部地区。部队换防后,除了小分队外出游动剿匪外,主要任务是扩兵、整训。因为改编以来,打仗较多,未能进行系统教育。

部队整训,除军事课外,重点是政治课。讲目前形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八路军是人民子弟兵”等。干部、战士经过整训,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和陈宝山参加蒙民大队的。当时我十七岁,算该部队的第一个青年人。参军当天,关希顺指导员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年令、民族、文化等,操着很重的山东口音说:“你去二排五班当学习小组长,有事来找我。”陈宝山去三排九班当战士。

陈宝山和我说：“你来到就当官了。”我说：“学习小组长是啥官？”陈说：“啥官咱不知道，反正有长就是官。”我当时想，官不官的我不在乎，只要能当兵、打仗、吃饱饭就足了。那时，只知道当兵打土匪，什么叫革命，什么是为人民服务等道理，根本不懂。后来，我随关指导员去县支队开了几次会，对一些革命道理才逐渐了解的多了。对在蒙民大队受到的那些启蒙教育，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 六、沙 海 剿 匪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蒋介石集团，撕毁和谈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盘据在东北的国民党九十三军二十二师秉承主子旨意，侵占了平庄、叶柏寿、孤山子等地。翁牛特、放汉地区的大小土匪也遥相呼应，疯狂地向解放区进犯。号称“领兵元帅”的吴老广收集十余股土匪七、八百人，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一日进攻我小河沿区公所，区公所被迫撤离后，土匪把小河沿街洗劫一空。号称鲍司令和土匪“七十六”的敖特根白音占领了老哈河以北、西拉木轮河以南的大部地带，无恶不做。官家地以霍三獠獠——霍子瑜为首的地主还乡团“霍家大队”袭击了官家地区公所，枪杀我区干部，并叫嚣：“打八路，杀共党，抓住干部听个响（枪杀）”。还极端残忍地把农会干部装在口袋里，从房顶上推下摔死……。绰号为“老二哥”、“压五洋”、“震东方”、“海龙”等几十股土匪在老哈河一带烧、杀、抢、掠，为非作歹。一时闹得一些地区人心惶惶，村干部白天提心吊胆在村工作，晚上跑到山上或亲朋友住宿。在这种情况下，我冀察热辽二十一军分区，为了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安定民心，决定由军分区司令员欧阳家祥和政委陈文彪同志亲自指挥，调动三个团的兵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剿匪行动。蒙古骑兵也参加了这次剿匪。我们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吴老广一伙土匪。因为这是一伙对

全旗危害最深、人数最多的惯匪，不把这股土匪消灭掉，解放区就不得安宁。我们骑兵团和大部队围攻小河沿街后，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土匪仓惶向水泉山方向逃跑。为不使其跑掉，指挥部命令蒙古骑兵追击。我们骑兵战士紧紧追击，直扑水泉山。土匪边打边逃已溃不成军，有的从马上掉下来，赶紧抓住同伙的马跨上逃命。大烟土、布匹、衣物扔得到处都是，一直往赤峰方向逃去。

小河沿这一次战斗虽然没有抓住吴老广，但是给土匪一个沉重打击。为进一步清剿沙漠中的土匪，我歼剿部队调集到老哈河以北沙漠一带与土匪周旋。但是浩瀚的沙海一望无际，骑马的土匪行动灵活，而我们部队除蒙古骑兵外，大部是步兵，多是南方人，在沙漠里作战有一定困难。国民党反动派在牧民中散布八路军“共产共妻”的反动谣言。加上历史上蒙、汉族间的隔阂，语言又不通，就更增添了剿匪的困难。部队开始进入高日苏、乃林他拉浩特时，蒙古包都是空空的，牧民们早就赶着牲畜转移了，部队连吃饭都十分困难。根据这些实际情况，二十一军分区决定沙漠剿匪由蒙古骑兵负责，大部队调到其他战场执行任务。

要消灭沙漠中的土匪，重要的是取得群众的支持。部队当时提出每一个战士都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牧民群众一草一木，不准动牧民的牲畜，就是反动分子的牲畜也要交政府和群众处理；要反复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宣传我党我军的政治主张，叫他们知道蒙古骑兵是蒙古人自己的军队。为了瓦解敌人，争取多数，孤立坏人，还提出只要“改恶从善，政府可以从宽处理，既往不咎”。由于这样做了，广大牧民群众看到蒙古骑兵真是人民子弟兵，是保护他们的。由怕我们到为我们工作，给部队送情报，做匪属工作，成为部队的眼睛和耳朵，剿匪工作迅速开展起来了。牧民们不但给部队送粮送物，还把亲人送到部队当兵，这样在剿匪中蒙古骑兵发展壮大。为扩大剿匪成果，八月份李海涛参谋长还从新惠县支队调来一个骑兵连。

霍子瑜匪帮也是敖汉境内一个较大的土匪集团，他经常活动在赤峰和放汉地带。在我们剿匪开始时，知道他从赤峰窜到干沟子。根据以往的经验 and 敌情分析，我们决定夜袭。部队从老府赶到波里胡硕已经是夜间九点多了，天阴得很黑，到村里找到老乡一问说霍匪住在干沟子村。我们又急奔干沟子，赶到干沟子村时，天下起小雨。李参谋长命令县支队骑兵迂回到村西堵击。蒙古骑兵在村东主攻。县支队骑兵在迂回时被匪哨发现，两下交上了火，我们骑兵从东南乘马冲上去。土匪突围不成，龟缩在村西头姓杜的一家大院里。我们占领了离杜家大院较近的一个场院和东边的一个民院。土匪在杜家大院的叫骂声都听得很清楚。一个土匪喊：“四东家桂花死了（霍子余四弟，实际已经死了）”。东南边、西边已被我们包围，霍匪只好把北大墙扒个口子逃跑了。当我们进杜家大院看时，大烟灯在炕上点着，水晶石眼镜放在烟盘子上，一支手枪扔在门槛边。这时外边雨下得特别大，加上天黑得象个锅底，就没有追击。天晴后，我们又向北沙子进剿。在行军中得知一伙土匪在头分地一带骚扰，掌灯时我们赶到头分地。县支队骑兵连负责西北面，以防突围。关指导员带二排负责东面，李参谋长率一、三排在南面担任主攻。当我们刚冲进东头的场院时，土匪已发现我们，仓皇向东北方向逃窜。县支队鲍班长带领战士冲进营子，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肚子，从马上掉下来，几个战士急忙救起。其余战士隐蔽起来向院子射击。关指导员冲在东头时，一个高个子土匪要上马被警卫员代明文一枪撂倒了。李参谋长带领我们冲进村子，包围了打枪的院子。我们向院里喊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院里一言不答，不时地向外面打枪。后找来老乡问了情况，才知道是匪首韩三。李参谋长对大家说，这是惯匪，他不会投降的。抓活的，抓不住活的就地消灭，不准跑掉。”原来打响后，韩三的马受惊了，他的随从去抓马也没回来，当他跑到院当中时，我们的部队已冲进来，他一边往屋退一边向门外打

枪，正值鲍班长骑马冲到门口时，中了他的弹落马。韩匪身背一支二十响驳壳枪，一支俄国造的水连珠，子弹很充裕。经过几次喊话，他死也不交枪。经批准，一排三班长带几名战士，从屋后上了屋顶，把四、五个手榴弹绑在一起，顺窗口扔进屋。将韩匪和二十余名匪徒消灭。解决了韩匪以后，我们部队又到三成美庙，俘虏了二十余人。接着又袭击了乌尼根高，全歼了老“德”字二十二名，缴获了一些枪马。

九月份，我们几个同志去西梁打狐狸，我们追一只狐狸进了渗金吐东沟，看到沟西有三个土匪四匹马。他们发现我们后，骑马要跑，义木斯仍一枪将一匹马打倒。我们冲上去逮住了他们。经审问才知道原来是小“德”字匪帮。我们追问“德”字上哪去了？一个叫“有”字的土匪说：“小德字到渗金吐野老婆那扎大烟去了。”两个战士把土匪押回去，其余的人去抓小“德”字，但刚到村子外，就发现小“德”字已爬上西梁，跑进沟里。原来小“德”字听到枪响就逃跑了。因为天已黑了，不便追扑，我们就回到部队。

第二天李海涛参谋长从前线回来，准备把新兵编入各连，听说我们抓住土匪很高兴。他亲自在平顶庙王维相家的大屋审讯匪徒，录了口供，并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了土匪罪恶，当场就在河沟里将“有”字正法，并把“财”字和“小回子”带到曲家湾子。后把“财”字杀掉，只剩下“小回子”。他是双庙回子地的。刚入股不到两天，连枪也没有，马也没有鞍子，连个匪号也没起，就叫“小回子”。枪毙“有”字和“财”字后，有的战士吓唬他：“一天崩一个，第三天就该崩你了”。他就哭着告饶说：“我家中有一个老妈妈，没人养活……”这一来，把战士干部都哭软心了，就告诉他找李参谋长求情。他一见李参谋长就跪下哭了起来。因为他年令小，才十七岁，是生活所迫，上当受骗，又是回族青年，就决定吸收他参军。当李参谋长宣布后，他给李参谋长磕了一个响头。李参谋长说：“起来，起来，革命部队不兴这样。”并分